態度、原則與方法：儒家對後人類未來監管可能的貢獻

Attitude, Principle and Method: The Possible Contribution of Confucianism to the Supervision of Posthuman Future

潘新麗

Pan Xinli

Abstract

Human beings are facing problems entailed by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human enhancement technology. Confucianism and transhumanism respond to these problems in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潘新麗，天津醫科大學醫學人文學院副教授，中國天津，郵編：300072。
Pan Xinli,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Medical Humanities,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Tianjin, China, 300072.

《中外醫學哲學》XIX:2 (2021 年) ：頁 155-158。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19:2 (2021), pp. 155-158.

© Copyright 2021 by Global Scholarly Publications.

ways. Confucianism calls for a “careful attitude”, makes use of an “adaptable method”, and bases on the principle that technology is a tool for human continuity and development. Such an attitude, principle and method may represent the contribution of Confucianism to our supervision of Posthuman future.

讀了王珏的論文 (王珏 2021)，很是感慨。生命科學的發展已將傳統的治療性醫學技術推進到增強性醫學技術，怎樣發展和應用增強性技術，是人類必須面對的問題。我們認為，傳統醫術和增強技術都是生命之術，直接干預生命是二者的共同特徵。如何對待生命之術，儒家思想有自己的態度、原則和方法。這是儒家對後人類未來監管可能做出的貢獻。

1.“慎”的態度

儒家思想中，對待醫術的基本態度是“慎”，這一觀念源遠流長。早在《易經》裡面就蘊含著這一要求：“無妄之藥，不可試也”(《易經．無妄》)，是說藥物如果不可靠，即便是嘗試使用都不可以，體現出態度的慎重。早在《黃帝內經》裡，儒家對待醫術的態度就有很多的記載，無一不體現出慎重的基本態度。據《靈樞．禁服篇》記載，醫術原是上古時期的貸季傳至岐伯，岐伯後授之黃帝，黃帝又將醫術傳授給雷公。在傳授醫術時，都需要舉行一個“割臂歃血為盟”的儀式，通過這樣的儀式，去沉靜心緒，直指內心；嚴肅其態度，神聖其職責感。儀式本身體現出對醫術學習的重視，寄予著師徒間的一種態度的約定，“黃帝乃左握其手，右授之書，曰：‘慎之慎之！’”這一基本態度一直在中醫歷史上經師徒傳授而代代相傳，到了明代，著名醫家張景岳曾有：“醫雖小道，而性命攸關，敢不知慎！”(《景嶽全書》)道出了其中的緣由。傳統醫術的功能止於治療，儒家醫德尚且強調“慎”的態度，面對今天以增強生命質素為能的技術，不僅攸關生死，更是攸關人類生命的禍與福。謹慎對待這一技術會引導人們充分重視可能的風險，不會因為可能的收益而讓生命冒險甚至被推入危險境地。王珏文中指出“超人類主義”認為“通過人

類增強技術，人類將完成自我進化，以至於現階段的人只是自然進化中一個轉瞬即逝的環節，並且人類有能力控制過程的潛在風險，並最大化最終收益。”(王珏 2021) 這種對增強技術的認識，飽含著對技術的樂觀，然而這種樂觀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想像”：“超人類主義並不能等同於未來技術，它只是對技術未來可能性的一種設想而已”(王珏 2021)，所以不得不說這是一種盲目的樂觀。

2. 權的方法

面對增強性技術，儒家雖持“慎”的態度，但很難用類似“生物進步主義”、“生物保守主義”(王珏 2021) 來對儒家立場做歸結。實際上，儒家“慎”的態度在實踐中往往會轉化為“權”這一方法。“權”原本是古代稱重的器具，這一器具的作用是根據物體的重量而移動位置從而保持平衡。孟子說：“權，然後知輕重”（《孟子·梁惠王上》）就是從其原意來談的。權的引申意為權變、衡量，孔孟都十分重視在道德實踐中“權”這一方法的使用。孔子提出在道德實踐過程中需要掌握“度”，避免“過”與“不及”，做到這一點需要“執兩用中”，而“竭其兩端而扣”就是一個衡量的過程，離開具體地衡量不可能達到“中”。所以，“權”是保證“執兩用中”不可或缺的方法。在孔子那裡，“權”發揮的是實現“中”的作用，在孟子那裡，“權”表現的是解決價值衝突的功能。這集中體現在“嫂溺援之以手”的事例上。禮與仁都是要遵守的，當兩者發生矛盾時，需要權變、靈活處理以實現更高的價值。(劉明 2007，8-11) 可以看到，作為一種道德實踐的方法，“權”是融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於一體的。在發展和應用增強性技術的過程中，由於認識的不充分，需要借助“權”隨時對人們的技術行為進行調適以此保證技術的適宜。

3.“生生之具”的技術原則

儒家“權”的方法是在道義的前提下行使的，其目的是為了更好地實現道義。在處理生命與技術關係時，這種道義即堅持將

技術置於“生生之具”的地位這一原則。《漢書 · 藝文志》有言：“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生生之具”代表著儒家的技術觀。無論是以治療為目的的技術還是以增強為功能的技術，都應該堅持生命為本的價值觀念，將其融入到“參贊天地之化育”的過程中，促進生生不息的大德方為技術的價值所在。《黃帝內經》始稱醫術是為了“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無病，上下和親，德澤下流，子孫無憂”。東漢張仲景也說：“精究方術，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生，以養其生”(《傷寒雜病論》)。儒家的這一觀念也集中體現在醫乃仁術的思想裡，明代著名醫家張景嶽對此有過詳解：“夫生者，天地之大德也。醫者，贊天地之生者也。人參兩間，惟生而已，生而不有，他何計焉? 故聖人體天地好生之心，闡明斯道，誠仁孝之大端，養生之首務，而達人之必不可廢者。” (《類經圖翼 · 自序二》) 和儒家的技術觀不同，超人類主義秉持自我修正的哲學”認同通過應用理性來增強我們的智力、體能、情感和心智，達到遠遠超出今日人類所能達到的程度。”(王珏 2021) 這種將智力、體能、情感和心智的提升賴於技術的邏輯，和儒家有根本的區別。儒家認為，在人類發展的歷史上，人為主體，技術是輔助，不能將人自身質素的提升推入技術的邏輯，這會消解人之為人的本質，將生命淪為技術的奴隸，這樣的技術是生命的異化力量。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王　珏：〈儒家視角下的超人類主義反思——如何監管我們的後人類未來?〉，《中外醫學哲學》，2021 年，第 XIX 卷，第 2 期，頁 101-128。WANG Jue. “A Confucian Reflection on Transhumanism: How to Regulate our Posthuman Fu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Vo. 19, No. 2, 2021, pp. 101-128.

劉　明：〈中庸之道新解〉，《學術論壇》，2007 年，194 卷，第 3 期，頁 8-11。LIU Ming.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Golden Mean,” *Academic Forum* No. 3, 2007, pp.8-11.